

日本本格派推理大师·当前日本最炙手可热的推理小说家

# Murder Case

十角馆杀人预告

[日]绫辻行人 推理小说集①

黄晓燕 译

珠海出版社

黄晓燕 译

# 十角馆杀人预告

[日]绫辻行人推理小说集

(1)

珠 海 出 版 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19-2003-3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角馆杀人预告 / (日) 绫辻行人著；黄晓燕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4

(绫辻行人推理小说集)

ISBN 7-80689-195-1

I . 十 … II . ① 绫 … ② 黄 … III . 推理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2239 号

《十角館の殺人》

© 绫辻行人 198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o., Ltd. Beijing, China.

绫辻行人推理小说集

**十角馆杀人预告 Shi Jiao Guan Sharen Yugao**

© 绫辻行人 著 黄晓燕 译

终 审：潘自强

策 划：潘杜鹃

责任编辑：潘杜鹃

封面设计：海啸工作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2

邮 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639346 邮政编码：519002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印 制：湛江蓝星南华印务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8.25 字数：19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书 号：ISBN 7-80689-195-1/I·480

E-mail：zhcbs@zhcbs.com

网 址：www.zhcbs.com

定 价：15.00 元

# \*\*\*\*\* 目 录 \*\*\*\*\*

序 幕 / 1
第一章 第一天·岛 / 5
第二章 第一天·本土 / 39
第三章 第二日·岛 / 65
第四章 第二日·本土 / 83
第五章 第三日·岛 / 101
第六章 第三日·本土 / 133
第七章 第四日·岛 / 138
第八章 第四日·本土 / 154
第九章 第五日 / 168
第十章 第六日 / 214
第十一章 第七日 / 227
第十二章 第八日 / 229
尾 声 / 254



## 序 幕

夜晚的大海，静寂无声。

只有那单调的波涛声，反反复复从漫无边际的黑暗深处，时而涌现，时而消失。

他坐在冰冷的堤坝上，独自一人与巨大的黑暗对峙着，身旁笼罩着寒夜里呼吸形成的白气。

他痛苦了好几个月，也苦苦思索了好几个星期，多少天来他一直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就在此时此刻，他的思路才渐渐清晰起来，正以某种明确的形式朝着同一个方向集中。

计划已经制定出来了，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基本就绪，接下来只等他们落入陷阱。

可是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制定的计划是否万无一失。与其说那计划细致周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如说那甚至是个马虎草率的计划。但是他本来就没有打算要考虑到计划的每一个细节，使计划天衣无缝。

无论怎么自我烦恼，人毕竟是人，成不了神。想成为神容易，可事实上只要是人，无论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天才，也是不可能成为神的。不是神的人难道可以将未来的现实——构成未来现实的人的心理、行动或者其他偶然因素，完全掌握在手

中，预想到将来要发生的所有事情吗？

如果把世界比做国际象棋盘，把棋盘上的棋子换成人的话，棋路自然而然就要受到限制。即使预先细致入微地考虑每一个细节，制定非常周密的计划，也是不可能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耍点小聪明就能将未来预测得丝毫不差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也充满太多偶然，人心也太反复无常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好计划，不是一味地限制自己的行动，而必须是随机应变、尽可能灵活的东西。——这就是他得出的结论。

一定要避免被计划捆住了手脚，重要的不是计划本身，而是计划的框架，是一个能随时有效地应付各种情况的、灵活的框架。事情的成功与否剩下的就看自己的机智了，重要的还有运气。

(明白了，人是不能成为神的。)

可是另一个意义上，他毫无疑问马上将处于“神”的位置，这也一个事实。

审判——是的，是审判。

他想以复仇的名义审判他们——他们所有的人。

超越法律的审判。

他也十分清楚自己不是神，是不允许那么做的。那是被社会定性为犯罪的行为，事情一旦暴露，下一个要接受法律审判的就是他自己。

但是，以那些常识性的理由来控制自己的感情已经不可能了。——感情？不，不是那种不彻底的感情，应该绝不是的。

那种感情不是简单的短暂性激情，那已经是他的灵魂的呐喊，是他生存的依据，甚至是存在的理由。



深夜的大海沉默不语。

星空下，那边没有一丝船的灯光。他默默注视着远方，心里在反复琢磨自己的计划。

准备阶段已接近结束。不久，他们——罪恶深重的猎物们会自己往陷阱里跳。陷阱有十个等边和内角。他们会全然不知地走过来，没有任何疑虑和恐惧地跳进捕捉并审判他们的那个十角形陷阱中。

等待他们的当然是死亡。那是对他们所做的一切无一例外应该给予的、当然的惩罚。

而且那死决不能太没劲，例如用炸药把他们所有的人一次都炸死这之类的做法，即使那是容易且可靠的做法，也不能使用。

必须一个一个地、按顺序地把他们杀掉。这正好像那个、英国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女作家构思的小说情节那样——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干掉，让他们充分体会到死亡的痛苦、悲伤、悲痛和恐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他的精神真的不正常，那一点他自己也承认。

(明白了，无论找什么理由，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正当合理，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都不是精神正常人干的。)

面对着夜晚黑沉沉的大海，他慢慢地摇着头。

插在外衣口袋里的手，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他握紧、取出、拿到眼前一看。

那是个透明的浅绿色的小玻璃瓶。

紧紧地塞着塞子的瓶中，装着他从自己心灵的各个角落收集起来的、俗称良心的所有东西，还有几张被叠好的、封进去的纸片。他预计实施的计划内容，都用小字写在上面了，写得

满满的。那是没有收信人地址的、一封自白信……

(明白了，人不能成为神。)

正因为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希望将最后的审判托付给人类以外的东西。这个小玻璃瓶会漂向何处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仅仅是想问问大海——孕育出所有生命的大海，最终自己是好是坏。

起风了，凌厉的寒风像要砍断他的脖子似的，令他不禁浑身瑟瑟发抖。

他慢慢地把瓶子扔向了黑暗深处。





## 第一章 第一天·岛

1

“这个讨论好像太陈旧了吧，可是……”

说话的是艾勒里，这是个瘦高个、皮肤白皙的青年。

“对我来说，推理小说永远都是智力游戏之一，是采用小说的形式，读者对名侦探、读者对作者的富有刺激性的逻辑游戏。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

“因此，一度在日本流行的‘社会派’现实主义等当然再也流行不下去了。在单居室的公寓里，一名白领丽人被杀，为调查案件费尽心机的警察，结果要逮捕她的情人上司——算了吧。什么渎职啦，什么政界内幕啦，什么现代社会的弊病滋生出的悲剧啦，这些我也不想接受了。适合推理小说的题材，落后点时代也没什么关系，还是名侦探、大宅子、奇怪的住户、沾满鲜血的惨剧、不可能的犯罪、史无前例的大阴谋……这些脱离现实的玄虚情节最适合做推理小说的题材。总之，能够在那个世界中游戏就可以了。但是，永远都是智力游戏哦！”

这是在一艘油味很重的漁船上，引擎发出的声音令人有些

担心。周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时不时地响起单调的波涛声。

“真刺鼻啊！”坐在船舷上的卡撇了撇嘴，他的脸颊苍白深陷。“我不喜欢你的说法，艾勒里。你总说智力、智力的，把推理小说和游戏区分开来是好事，可是你什么都要加上智力，我听着就不太舒服。”

“那个我倒没想过。”

“那是民族优越思想啊！可并不是所有读者都和你一样聪明。”

“那倒是。”艾勒里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我常觉得可叹。即便是我们研究会的人，也未必人人都是聪明人，其中也有脑子有些问题的家伙。这一点只要平常在校园内走走，就能深切地感受到。”

“你想寻衅打架吗？”

“怎么会？”艾勒里耸耸肩说，“谁都不会说你脑子有问题。而且我说的‘智力’是指对游戏的态度哟，并不是指那个人是聪明或是愚蠢。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定的思考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游戏。我想说的就是能否有理性地进行这种游戏、并在这种精神下的放松。”

“哼！”卡哼了一声，把头扭向了另一边，声音中夹杂着些嘲讽的味道。

艾勒里嘴边带着温柔的微笑，转向了站在自己身旁的小男生，他长着一张娃娃脸，戴着一副圆眼镜。

“所以呢，勒胡，推理小说应该是根据推理小说独特的某种方法论而形成的、旨在智力游戏的一个世界。如果这么想的话，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将是构造情节极其困难的时代。”

“什么？”勒胡弯着小脑袋。





艾勒里继续说：“这也是个讨论烂了的话题。踏踏实实努力工作的勤恳的警察、很强的组织力、最新的科学搜查技术……警察此时绝不是无能，而是太有能力反倒难办了。现实问题是，过去的名侦探以灰色的脑细胞作为惟一武器，他们活跃的空间究竟在哪？即便那个福尔摩斯出现在现代都市中，他那滑稽的样子大概也会特别引人注目吧？”

“你说得有些过分了吧？现代也可以出现现代的福尔摩斯吧！”

艾勒里把双手插在沙色的风衣口袋里，微微地耸了耸肩。

“是的，当然可以。恐怕他得掌握像山一样高的、最尖端的法医学和鉴定科学的知识吧。而且要向可怜的华生进行说明，罗列些读者根本不懂的、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和计算公式吧，嘴里还要说着什么‘很清楚了，华生’，‘这种事难道你也不知道吗？华生’……”

“刚才的讨论，说得有些极端了吧，可是和我想说的一样。极其不通人情的警察机构运用的搜查手段——与黄金时代的名侦探们使用的漂亮的‘理论’和‘推理’不同，我无法为现代警察高超的搜查技术的胜利而鼓掌叫好。以现代社会为舞台而写侦探小说的作家必定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因此，对这个窘境的最简单——这么说似乎有点语病——有效的解决办法，当然就是大书特书刚才说的‘岚之山庄’模型。”

“的确如此。”勒胡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那么说，真正的推理小说中最现代的主题就是‘岚之山庄’吗？”

现在已经是3月下旬了。虽说春天已临近，可海上吹来的风依旧刺骨。

这是九州大分县东岸伸出去的S半岛J岬角。船从山脚下

S町带有乡土气息的港口出发，朝着与默默伫立在那儿的J岬角相反的方向驶去。目的地是五公里外的海上小岛。

真是个不错的大晴天。可是这个地方一到春天，空气中就夹杂着黄沙，所以天空与其说是蓝色，倒不如说更接近于白色。圆圆的渗入天体的太阳照在喧嚣的波浪上，泛出闪闪银鳞。薄雾远远地从陆地上顺着海风降下，周围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朦朦胧胧。

“看不见其他船。”

一个大个子男孩说。他一只手撑在与艾勒里他们相反一侧的船舷上，一直默默地抽着烟。他叫坡，长着一头硬硬的头发，浓密的胡须把整个脸的下半部分都挡住了。

“岛的对面潮水汹涌，所有船只都不从那儿过。”一个中年渔夫很快活地回答道，“这附近的渔场还要一直往南走，即便渔船从港口出发，也几乎没有船靠近那座岛。——你们这些学生可真奇怪哪！”

“什么，我们看起来奇怪吗？”

“首先，你们的名字就好怪啊。刚才听你们说话，什么勒胡，什么艾勒里，都是些奇怪的名字吧。你也是这样吗？”

“是的，啊，那都是我们的绰号。”

“最近的大学生，都那么互相叫绰号吗？”

“不，不是那样的。”

“那你们还是一群很奇怪的学生啊！”

在渔夫和坡站立的前方——固定在船中央的细长木箱上，两个年轻女孩正把那当椅子坐在上面。再加上后面掌舵的渔夫的儿子，这条船上总共有八个人。

渔夫父子以外的六个人都是大分县 O 市 K 大学的大学生，同时也是这所大学的推理小说研究会的成员。而且像“艾勒

里”、“卡”、“勒胡”这些名字，正像“坡”说的那样，是他们伙伴间使用的一种亲切的称呼。

也许这样进行说明有些老土，那些当然是根据他们喜欢得不得了的欧美推理小说作家的名字得来的。什么艾勒里·昆恩、约翰·狄克森·卡、卡斯顿·勒胡、还有埃德加·爱伦·坡。另外两个女孩叫“阿嘉莎”和“奥希兹”。她们各自的原型不用说是来自推理小说女王阿嘉莎·克莉丝蒂和因《角落里的老人》而一举成名的艾姆斯嘉·奥希兹女男爵。

“喂，快看，大学生们，能看见角岛上的房屋了。”

渔夫粗粗的嗓门喊着。

六个年轻人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前方正在靠近的那座岛。

这是座小小的、平坦的岛。海中耸起几乎是垂直的峭壁，绿得发黑的东西覆盖在上面，就像把几枚巨大的 10 日元铜币重叠在一起，让它们漂浮在海上一样。前方只有三个地方能看到突起，可是人们似乎把这些突起比做角，并给它命名为“角岛”。

这座岛四周都被悬崖峭壁包围着，只有一个小型渔船好不容易才能停靠的、狭窄的海湾。因此，它不可能作为观光或者海水浴的场所，而且一直以来，除了好奇的钓鱼人有时会来到岛上之外，人们甚至想都记不起来这座岛。大约 20 多年前，有人在这个小岛上建了栋名叫“蓝屋”的奇特的楼，并在那儿住下了，可现在听说那完全是座无人岛。

“嗯，就是刚才瞅见在悬崖上一晃的那个吗？”

阿嘉莎从木箱上站起来，兴奋地说。她眯缝着眼睛向岛上眺望，为了不被风吹乱头发，还一只手按着她那柔软蓬松的长鬈发。

“啊，那就是十角馆吗？大叔。”艾勒里向渔夫问道，“您没有上过那座岛吗？”

“倒是有几次为了躲避风浪进入海湾，可从来没有上过那座岛。特别是发生那次事件之后，我都不敢靠近这里。你们也一定要小心啊！”

“您说小心，要小心什么呀？”阿嘉莎回过头问道。

渔夫压低了声音说：“听说岛上出现过……”

阿嘉莎和艾勒里一时难以明白话中意思，相互对望了一眼。

“是幽灵哟！被杀的那个男的、叫中村什么的。”渔夫好像恐吓他们似的狞笑着，浅黑色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我也是听说的。说什么一个下雨天，船通过岛的附近的时候，有人在那儿的悬崖上看见一个白色人影。那就是叫中村什么的人的幽灵，那家伙还这么招手。此外，还听说在那个应该一个人都没有的偏房里有亮光，在废墟附近看见鬼火，去岛上钓鱼的艇被幽灵弄沉了等等。”

“别白费力气了，大叔。”艾勒里非常客气地说，“没用的。即便你说那些来吓我们，我们也只知道高兴。”

事实上，六个年轻人当中，似乎有些害怕的是一直坐在木箱上的奥希兹。阿嘉莎他们对渔夫说的根本无动于衷。岂止是没有反应，还很快乐地嘀咕一句“太棒了”，并径直朝船尾走夫。

“喂喂，是真的哟，我刚才说的。”

阿嘉莎冲着掌舵的渔夫儿子——还留着些许稚气的少年——像打闹似的问道：“是骗我们的吧？刚才那些话。”



少年瞅了一眼阿嘉莎，像很刺眼似的立刻就把视线移开了，并生硬地答道：

“听起来像骗人，可我实际上一次也没有见过，所以也不好说什么。”

“你说什么？你那么说是什么意思？”

阿嘉莎微微露出不满的神情，可不一会儿就调皮地微笑道：

“可是，出现幽灵也是正常的嘛，不管怎么说，那儿发生了那种事。”

时间是 1986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11 点多。

## 2

海湾位于岛的西岸。

两旁都是陡峭的断崖，前方右首一侧，裸露的岩石非常危险地一块压着一块，一直堆到岛的南岸，形成一个近 20 米的悬崖峭壁。听说潮流湍急的岛的东侧，悬崖高度达到 50 米。

正面是一个也可以称为断崖的很陡的斜面，茶色的岩石上到处长满小小的深绿色的灌木，岩石上窄窄的石阶弯弯曲曲地向上延伸着。

渔船缓缓地驶入海湾。

这是个狭窄的海湾，可是波浪情况依旧比外面要平稳一些，海水的颜色也不一样，是那种庄重的暗绿色。

驶入海湾后，左首是一座木制的栈桥，能看见里面已渐渐破损的脏兮兮的小艇屋。

“真的要上岛吗？那儿电话线也断了吧？”

渔夫对着站在栈桥上的六个人说，栈桥咯吱咯吱发出让人

觉得很危险的声音。

“没关系的，大叔。”艾勒里答道，轻轻拍了拍坡粗壮的肩膀——他正坐在简易背囊上抽烟。“因为我们这儿有未来的医生哟！”

长着络腮胡子的这个男孩名叫坡，是医学部四年级学生。

“是的，艾勒里说的没错。”阿嘉莎随声附和道，“而且最重要的是好不容易才能在无人岛上生活几天，要是大家都匆匆忙忙走马观花的话，那就没气氛了。”

“哟，这儿还有个胆量不小小姑娘。”渔夫解开绑在栈桥木桩上的绳子笑道，露出一口结实的雪白牙齿。“那么，下周二的上午 10 点我来接你们，一定要小心哦。”

“谢谢，我们会小心的，特别留意那个幽灵。”

爬上长长的陡峭石阶，眼前豁然开朗。前院是一个长满了荒芜杂草的草坪，一栋扁平的房子伫立在那儿，白色的墙壁和蓝色的屋顶好像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正对面那扇涂着蓝漆的门大概就是大门吧，是朝左右两面开的，几级矮矮的台阶从地面一直通到房门口。

“这就是十角馆吗？”

最先说话的是艾勒里。可能是因为刚刚爬上长长的石阶，呼吸还有些困难。他把驼色的波士顿手提包放在地上，抬头看了看天。“你感觉如何？阿嘉莎。”

“我没想到会这么漂亮。”

阿嘉莎拿手帕擦了擦额头，白皙的额头上微微渗出了汗。

“作为我……那个……”

勒胡说话断断续续的，拎着满满的两手行李，里面甚至还有阿嘉莎的。



“你说什么呢……气氛要更阴森凄惨一些……我希望……”  
“别胡思乱想了，我们还是先进去吧。范应该先来了的，他怎么了？”

终于调整好呼吸的艾勒里一边拎起包一边说。与此同时，大门左边的蓝色百叶窗打开了，里面露出一张男孩的脸。

“啊，大伙终于来了。”

从今天开始，将在这座岛的这个房子里共同生活一周的第七个伙伴，范，出场了。他的名字当然是取自著名侦探费洛·范斯的亲生父亲、S.S. 范·达英。

“稍等，我马上出来。”

很奇怪，范的嗓音有些嘶哑，说完他就把百叶窗关上了。过了一会儿，只见他从大门一路小跑着出来了。

“对不起，我没有出去迎接你们。昨天开始有点感冒，头有些热，就一直躺着。原来准备听见船的声音就出去接你们，可是……”

他为了替大家做好准备工作，比六个人先一步来到这座岛上。

“感冒了吗？你行不行呀？”

勒胡用手指推了推因出汗而滑下来的眼镜，担心地问道。

“可以说没什么大碍。”

范瘦弱的身体微微地颤抖着，令人担心地笑道。

一行人在范的率领下走进了这栋“十角馆”。

一走进蓝色的大门，眼前就出现一个宽敞的门厅。说“宽敞”，可是立刻就明白了那是错觉，事实上没那么宽敞。房间的形状不是长方形，因此看起来觉得很宽敞。

前方的墙上有通往里面的门，也是向左右两边开的。可是